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八回 一枝梅得箭還箭 玄貞子知災救災

話說孟超忽然跌倒在地，你道這卻為何？原來一枝梅盜了袖箭，斬了馮雲，便與包行恭直奔右寨。剛走至右寨屋上，見徐鳴皋等三人在下面與孟超接戰，正欲上前助戰，只見孟超跳出圈外，手一揚，一枝弩箭射出，幸虧徐鳴皋早有防備，跳上屋檐，卻中在徐壽面上。一枝梅說聲“不好”，即將所盜得馮雲的袖箭取在手中，正欲向孟超射去，又見孟超手一揚，又是一枝弩箭向周湘帆射來，不曾射中。一枝梅此時可萬萬不能再緩，也就一箭認定孟超右手腕射去。孟超卻實在意料不到，因此正中手腕，登時一驚，跌倒在地。周湘帆卻不曾中箭，一見孟超跌下去；隨即搶上一步，舉起一刀向孟超砍下。那裏知道，孟超雖然跌倒在地，卻受傷不重，忽見周湘帆舉刀砍來，他便將左手流星錘從下翻起，認定周湘帆手腕打到。周湘帆也不曾防備，以為孟超既跌倒在地，定然手到擒拿，卻不料他受傷不重。這一錘急難躲避，正中手腕，只聽噹啷一聲，手中的刀拋落下去。孟超此時卻不敢戀戰，急急的奔出右寨，直望中寨而去。周湘帆也不敢追趕。

此時徐鳴皋、一枝梅、包行恭俱已跳下房檐來看徐壽，只見徐壽兩只手抱定西門，在那裏盡抓。徐鳴皋當下說道：“萬萬抓不得，你忍著些兒罷。”徐壽道：“實在忍不住，癢不可言，是不能不抓的。”一枝梅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徐鳴皋道：“周賢弟也是受傷，莫若我等急急尋了狄大哥，一同保護他二人殺出山去，且回營中，再作計議。”一枝梅道：“徐大哥與包賢弟護送他二人回營，我與狄大哥且慢下山，再混入嘍兵一起，在這裏探聽消息，或者有什麼主意可將弩箭盜出，那可易于著手了。”徐鳴皋當下答應，即刻與包行恭保護徐壽、周湘帆二人，一路穿房越屋，飛跑下山。

剛到柵門口，正要砍開柵門下山而去，只見山內嘍兵已追趕出來。原來此時謝志山已得著孟超的信，即命合山嘍兵點起燈籠火把，將所有惡隘嚴加防守，一面著人去到左寨呼喚馮雲。不一會，去的人來報馮雲已被殺死。謝志山一聽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便去喊了卜大武，一齊提了兵器，出得大寨，沿路追趕下來。卻好遙見徐鳴皋正欲砍開柵門逃下山去，登時如旋風一般一齊趕去。徐鳴皋一見，那敢怠慢，也就急急的將柵門亂砍開來，與包行恭二人，急將徐壽、周湘帆各人背上，撒開大步，直望山下逃回。及至謝志山追出柵門，徐鳴皋等已跑到山下，追趕不及，只得仍然回山，吩咐各處嘍兵嚴加防守，仍恐有奸細前來。吩咐已畢，即與卜大武同至左寨，去看馮雲尸首。不見猶可，這一見怎不傷心？但見馮雲只有一段身軀橫在床上，那顆首級已不知去向。謝志山看畢，大哭一場，便命人掩埋去訖。

又至右寨來看孟超。只見孟超雖受傷不重，卻睡在那裏養息。當下謝志山問道：“孟賢弟，你這會兒覺得傷勢如何？”孟超道：“受傷倒不甚重，只須養息一兩日就可痊愈。惟有我受傷之處，卻是被袖箭打中。方纔將袖箭拔下，細細觀看，這袖箭明明是馮二哥的防身之器，為何他又來打我，難道他反了不曾？此事須得柵明方好。”謝志山聽說，便道：“賢弟你尚不知道，馮賢弟如何肯有異心？但是他現在不知被誰人已經害死，只剩下半段身軀放在那裏，那顆腦袋已不知去向。你說這袖箭是他的，必是有人前來盜他的袖箭。”孟超聞言，當下驚訝道：“兄長如此說來，我們山上定有了奸細，必得柵明方好。不然，恐誤大事。”這句話把謝志山提醒，道：“賢弟此話果然不差，倒要細細到處訪柵。”說罷，又叫孟超好生養息，這纔出寨而去。

回到本寨，又與卜大武道：“卜賢弟，我看我們山上定然有了奸細，不然，馮賢弟的袖箭如何被人盜去？”卜大武聽說，即暗暗著急道：“他既知道有了奸細，萬一他柵明出來，必致誤事，不若如此回答，且將他掩飾過去，再作計議。”因道：“兄長此話果然不差，但是小弟聞得王守仁手下能人甚多，皆是來往無形、走壁飛檐之輩。在小弟看來，馮大哥定為王守仁手下的人所算。若說山上有了奸細，兄長這裏的人，全是心腹，自然可以放心的；就是小弟帶來的，也是心腹，在小弟甚覺放心得下。最好兄長明日就于小弟帶來這起人內訪柵明白。如果柵出奸細，即請照兄長這裏的定例，從重治罪便了。”謝志山聽了這番話，卻不疑惑山內現放著一枝梅等人，反深信王守仁手下的能人暗暗到此，因道：“據賢弟所說，馮賢弟被害，定是王守仁手下的人了。他既作了此事，斷不會仍在山上，況且我們方纔追趕的那四人，一定就是那一起了。雖然如此，在山的人是不須柵得，倒是明日要格外防備，怕他們還要再來。”卜大武道：“此話甚是有理。”彼此議論一回，也就各去安歇。此時已經天明，一枝梅、狄洪道二人也不便與卜大武會話，只得暫等一日，再作計議。暫且按下。

再說徐鳴皋、包行恭二人將徐壽、周湘帆保護下山，飛奔回營，見了王元帥，說明一切。王元帥道：“馮雲雖已殺死，爭奈徐壽被毒箭所傷，如何是好？周將軍受傷有無妨礙？”徐鳴皋道：“周湘帆雖中一錘，卻無性命之虞，惟有徐壽傷勢甚重，但恐毒氣攻心，性命便不可保，卻不知用何藥解救。”王元帥聽說，又道：“現在徐壽究竟如何？”徐鳴皋道：“說也奇怪，自中毒箭之後，人事到也清楚，也不叫痛，只是叫癢，盡自將兩只手向那傷處亂抓。現在已經抓破，還是口稱癢不可言。不但傷處甚癢，並據他說好似心也癢的。末將卻有個主意在此，必得費幾日工夫，尋到傀儡生師叔，問明緣故，或者徐壽有救。”王元帥聽說道：“這傀儡生現在何處呢？”徐鳴皋道：“來往無常，雲游莫定。末將且到一個地方先問一問，就知明白了。”王元帥也不知這傀儡生究是何人，也只得答應，准他前去。

徐鳴皋纔出帳來，只見有個小軍進來，說道：“徐將軍，現在營外有個道士，說要見將軍，有要話面說，小的特來稟知。”徐鳴皋一聽，暗喜道：“莫非我師叔傀儡生預知徐壽有難，前來相救麼？”一面暗想，一面走出營門。只見那道士喊道：“徐賢侄別來無恙？我等又相隔年余不見了。”徐鳴皋再一細看，並非傀儡生，卻是玄貞子。當下大喜，趕著上前行禮道：“原來師伯到此，小侄有失迎迓，多多得罪。”說著即邀玄貞子進帳，分尊卑坐下。有人獻茶已畢，玄貞子問道：“諸位賢侄與我徒弟現在那裏？”徐鳴皋見問，便將別後情形詳細說了一遍，又告知徐壽誤中毒弩，現在傷勢甚重，因道：“小侄本擬尋訪傀儡師叔，問明原委，有無解救之法。難得師伯惠臨，這徐壽定然有救了。”玄貞子笑道：“徐壽慣使弩箭，百發百中，怎麼今日也誤中人家毒弩？現在那裏？可帶我前去一看。”徐鳴皋當即帶領玄貞子去看徐壽。不知徐壽有無解救之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